

向內張望的人

試讀陳水財人與畫

文／盧兆琦（藝術文字工作者）



每次拜訪水財，見他一身菜園子勞作的汗衫和休閒褲，我總是可以馬上卸下許多俗世的矯飾和矯情，把最本然的心放到畫室的條凳上面。畫室是以類若清水模的版壁圈圍挑高的空間，靄靄的光從後窗涉入，散一些在畫作上，也分一些給架上的書，這樣的氛圍不是令人匍匐的殿堂而是讓人靜臥的夢

土。你要看畫，四壁都是，你要看書，滿架都是，說是一位畫家沉浸在顏料裡面，也可說是一位文人悠游浩瀚辭海。

他甚至樂於送書給你，每次都讓有文字癖的我樂不可支，有一次甚至在回家途中，停車路邊，先讀它一頁。

水財待客十分名士派，即便接待一名小卒如我，也是享有一杯噴發香氣的咖啡和茶點，有時野蕉幾根，更是伏我脾胃。

藝術家難免有些先天或後天的習性，刻意或不經意間流露出來。唯水財可以不動聲色，無論是月旦藝壇人和事、或發之為評論文章，可以發現一般

藝術家或是現代讀書人少見溫文儒雅的文人氣質，正是「文溫以麗，意悲而遠」，所以自然散發這樣的魅力。與水財談論文章，他不愠不火的開啟了我有別於文字邏輯改以視覺來思考的另一向度。這說來是一段故事，之前慕名前往高美館聆聽水財的演講，果然發現他的措詞用語、態度語調和其他畫家有明顯的不同。

所謂「不愠不火」並非溫吞或媚俗，反而是以不張牙舞爪的靜默，冷眼熱心的堅持他的原則。這個原則來自於他的深度思索。不都說有想法就會有做法嗎？從他的作品中可以讀出其一以貫之的思緒脈絡。

讀他的文章也是一件快樂的事，沒有艱澀拗口的措辭，不賣弄專業知識，更不會掉書袋，較之他者，真是「了不相類」，難能的是：他是沒有錯別字的——這對所謂「賣文章」的粗心的我來說就是一種學習，他循循善誘的訓練我「獨立思考」，我這「老學生」卻只會「唯師命是從」，即便如此，也沒見他疾言厲色過。他常賜我許多藝評文章，內容以淺顯的字句載具深邃的思想，所以容易讀懂，就為如此，在不知不覺就認同他的觀點，也被潛移默化的吸收了，這點十分受用。這份了然，讓我多少也從他的作品中印證出他關懷眾生、質問社會環境現象和詮釋生命等等人間議題。

1 | 2

- 1 藝術家陳水財（攝影：林育如）
- 2 陳水財工作室一隅（攝影：林佳禾）





1|2
 1 陳水財 十字型人物 油彩、畫布 115×70cm 1997 藝術家捐贈、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2 陳水財 臉 壓克力、墨汁、畫布 150×150cm 1994 高雄市立美術館典藏

其實，藝術作品之美醜/優劣，誠如水財所說，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只是這把尺，有的是易於扭曲變形的透明塑料材質，有的是剛直不曲的鐵尺。水財身為資深評審，評審作品高下是對他人作品向內追尋歷程的初步結果，對他自己而言則是「一種“尋覓”：尋覓某種尺度，也尋覓某些作品。或者說，這種“尋覓”，其實糾纏著“尺度”與“作品”間交互辯證的心路歷程。」但又何嘗不是他對自己的作品持

更深廣也更高標的審度：「我心中這把評審的尺，刻度經常浮動不定，有時我甚至懷疑，它是用來審視別人，還是用來測度自己！」

水財除春風化雨的作育英才之外，半生一門深入於平面創作藝術，精采作品所在有。多。「變臉系列」可以說是「看人」時期的作品，之前的作品，不脫「指事造形，窮情寫物」；「變臉系列」則是他關注在那個年代（1994年左右）社會群眾

對於環境明顯變遷產生的情緒和感情，從人形聚焦到〈臉〉，人的臉是承載心象變化的外顯「工具」，藉由臉部表情控制或化妝術是初級的變臉技術，水財卻刻劃心的流動——那種高速卻令人難以覺察的變換，他將這系列定名為「變臉」，毋寧是貼合社會脈動的，契入人的內心世界的。在濃重的色彩裡可以看出他熱切的心意對現實的深刻觀照，也可以看出他將舊的形象轉換成另一種形象，甚或是迭出新義的產出新的形象，這才是高級變臉術，水財的「臉」細細描繪青春與老朽、歡愉和悲涼，可說是創作生涯的重要轉境。

心轉物轉境轉轉出好一個明媚，以高美館所藏〈十字型人物〉，巨幅人體大字攤開，敞懷式的將全部故事告訴了你，故事在哪裡？在沒有表情的臉部表情裡、在全身山山水水的刻畫中、在你無法探知卻全然知曉的肢體語彙裡，他說，「張開雙臂，默默站立在一個虛擬的時空中，讓千言萬語都回歸靜默的肢體內。」



奧古斯丁·聖伯夫的名言：「在每個活下來的成人身體裡，都有一個早逝的詩人。」陳水財只是藉由油彩讓詩人「還魂」、讓人的奧裡情感毫不矯飾的出現、讓人的魂魄有所歸依，找到自己安住的位置，而已。所以，雖很容易「看」懂，卻讓人玩味再三。之所以值得玩味，絕不在技術層面，而是在畫家對自體哲學性的質問和探求，因為畫家深刻體會到「心」不但能運動、能「有所思」、更能使其「有所為」。無庸置疑，這正是水財所有畫作的人文底蘊。

如果只說是「相」，則是畫家自謙，畢竟相只是事物之外形，這個部分他不著一色演化生命榮華美景，或用瑰麗的色彩敷陳，就像玫瑰花株的根部一樣的畫作底層，藏著詩之多義性，是自己的面目也是你我他的生命風貌！

水財的畫作自來便貼合著時代脈動，從七〇年代加工出口區讓台灣經濟突飛猛進，身處工業城市的創作者很難自外於馬路上轟隆隆的卡車、港口船舶靜默卻繁忙的移動和加工出口區蔚為奇景的腳踏車和機車群，這是現代江湖，畫家執筆如劍，描摹、紀錄並見證眾生豐沛生命力，甚至批判了工業社會黝黑機器的齒輪輾轉下人文的變異。

時光流轉，四五十年後的今天，即便「當代藝術已經不是任何一種理念可以完全涵蓋，任何量尺都難以稱作“慧眼”，因此，最後的仲裁則是交由創作經驗與藝術體會所交織累積出的某種“直觀”」最近一次拜訪水財的工作室，偌大的空間懸著數幅120號、240號等鉅作，譬如作品〈倒立〉、〈對招—手足〉——稱為「鉅作」不在於尺寸規格，在於這「小小的」數百號畫幅裡呈現一位八風吹不動的人於禪靜中以慧眼諦觀這個顛顛倒倒的娑婆世界，或者平心靜氣見招拆招於命運，或者和無常優雅共舞，就這一瞬，繁華富麗的生命底色一口氣說盡！較之青春時期熱心熱情的作品，火氣和刻意在歷經困頓與感傷的悲欣年代，至今已幻化成渾圓融通的天機，這是水財的真面目了！恰如一則傳奇，此「奇」緣於只能體悟生命之「妙」，妙在時間化成縫紉的絲縷不露痕跡的作工，這個妙，正



1|2

1 陳水財 倒立 複合媒材 130×194cm 2010

2 陳水財 對招—手足 複合媒材 194×260cm 2011

是來自於一顆連綴古今、來自虛實交涉，更源發於始終以人文角度熱心熱情觀照紅塵、思索生命的緣故，正如法蘭西斯·培根所言「即便活到現在，我還是對觀察人類這件事興致勃勃——懷抱熱情讓人青春，熱情與自由都教人無法抵抗。」

水財的畫作具有內省的特質，我們通過他的視線，向他的也是我們自己的內裡張望，看到了永不枯絕的「青春，熱情與自由」的生命面貌，這些面貌不僅紀錄一位藝術家的心路歷程，更是時間長河

裡的一塊巨岩，讓無感的冷漠現實社會激起熱情，此處，確是陳水財藝術生命靈魂的定錨處。■

註釋：

1 陳水財，〈尋找一把不確定的尺〉，《藝術認證》18期，高雄市立美術館，2008年2月，頁45。

2 同註1。

3 陳水財，新演個展創作自述《虛擬與真實》之〈一種解讀藝術的方式〉，1997。

4 奧古斯丁·聖伯夫 (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 1804~1869)，法國作家、文藝批評家。

5 同註2。